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文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第十八册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第十八冊

編纂委員會

中方主編 葛兆光

韓方主編 辛承云

中方編委 葛兆光 周振鶴  
韓方編委 辛承云 陳在教  
安大會 賀聖遂 艾爾曼  
金慶浩

學術秘書

中方 王鑫磊 朱莉麗

韓方 曹蒼錄

# 第十八冊目錄

湛軒燕記(一)

洪大容 撰

一

湛軒燕記（一）



# 湛軒燕記

洪大容 撰

《湛軒燕記》，寫本，六卷，六冊，藏於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編號：奎7126。

洪大容（一七三一一七八三），字德保，號湛軒，原籍漢陽。他雖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但一直未能及第，直到英祖五十年（一七七四）纔通過蔭補擔任世孫翊衛司侍直一職，其後歷任繕工監監役、司憲府監察、泰仁縣監、永川郡守。他師從石室書院的著名學者金元行，在數學、天文學等領域有很深的造詣，尤其對渾天儀製作等科學技術興趣濃厚，所著《籌解需用》和《醫山問答》等著作體現了作者在這些方面的成就。與同時代的保守的朝鮮學者不同，洪大容重視與清朝學人的交往並樂於向其學習，這一點對年輕學者如朴趾源、李德懋、朴齊家等有深遠影響，他也因此被奉為「北學派」（該學派主張接受包括清朝在內的國外先進事物）的先驅。洪大容的著作主要收錄在其文集《湛軒書》中。

本書選取的文獻雖以《湛軒燕記》統稱，實則可細分為《湛軒燕記》（第一、二卷）、「燕行雜記」（第三、四卷）和「乾淨筆譚」（第五、六卷）三個部分。洪大容的燕行記錄被認為是極具代表性的燕行錄之一，在韓國有多種版本存世。如首爾大學圖書館藏有題為《湛軒說叢》的六卷六冊手寫本；延世大學圖書館藏有題為《燕行雜記》的六卷二冊本；首爾大學奎章閣則藏題為《湛軒燕記》的六卷六冊本。各種版本雖在編排上有所不同，但內容幾無差異。值得一提的是，洪大容同時也用韓文寫下了燕行錄，其韓文版的燕行錄題為《乙丙燕行錄》（有韓國崇實大學藏十卷十冊）。

本及藏書閣藏二十卷二十冊本兩種），而韓文版與漢文版相比，從體裁到內容都有較大差異——韓文版以日記體裁寫成，以日繫事，對整個出使的過程經歷記錄比較翔實；而漢文版本是以主題編排，是作者對某一事物或事件的深度記錄和闡釋性文字。兩種文字寫成的燕行錄各有側重，相互參照閱讀當更有價值。

朝鮮英祖四十一年（一七六五，清乾隆三十年），洪大容以三節年貢謝恩使隨行員的身份前往北京（該使團正使李烜、副使金善行、書狀官洪憶即洪大容叔父，洪大容作爲子弟軍官隨行），時年三十五歲。使團一行於該年十一月初二日出發，十二月二十七日進入北京，次年三月十一日離開，四月二十七日返抵，在北京停留兩個多月。因隨行人員並無具體使命，洪大容得以有更多時間深入觀察中國的情況，《湛軒燕記》即其此次北京之行留下的記錄。

前已述及，《湛軒燕記》並非按日記錄而是以主題敘述，也正因如此，比之日記類的燕行錄，其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記述就更加詳盡和富有深度，這一點對中國研究者尤爲重要。總體而言，洪大容按主題記錄的內容大致可分爲兩大類，一類是筆談記錄，包括卷一、卷二大部和卷五、卷六全部，其筆談對象可謂各色人等俱全，如官員、進士、舉人、學究、學童、鋪商等等，甚至還有西洋人。由於洪大容對中國的學術、思想方面興趣濃厚，所以筆談涉及多爲這方面問題。如卷一「蔣周問答」中提到「明德即天命之性」、「性即注於心，心外無性」、「明德則專主理而言」的「心性理氣」之說，揭示了當時儒家思想發展至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之後的一個側面。又如卷一「劉鮑問答」中提到「天主之學」中的上帝「乃孔子所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並非道家所講玉皇上帝」，則佐證了天主教傳教士初期積極儒化的事實。此類記述對我們瞭解清代思想史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另一類是觀察記錄，以卷三、卷四的「燕行雜記」爲主，中有「幻術」、「場戲」、「市肆」、「寺觀」、「飲食」、「屋宅」、「巾服」、「器用」、「兵器」、「樂器」、「畜物」等主題，還記錄了作者前往太學、雍和宮、琉璃廠、暢春園等地遊覽的情況。此外，在第一卷的「沿途記略」、「京城記略」主題中，還有諸如滿漢嫁娶禮節之不同，賑災救濟諸情況，琉璃廠亦有贗品充斥，董其昌、王獻之等名家作品價格不菲等等記述。還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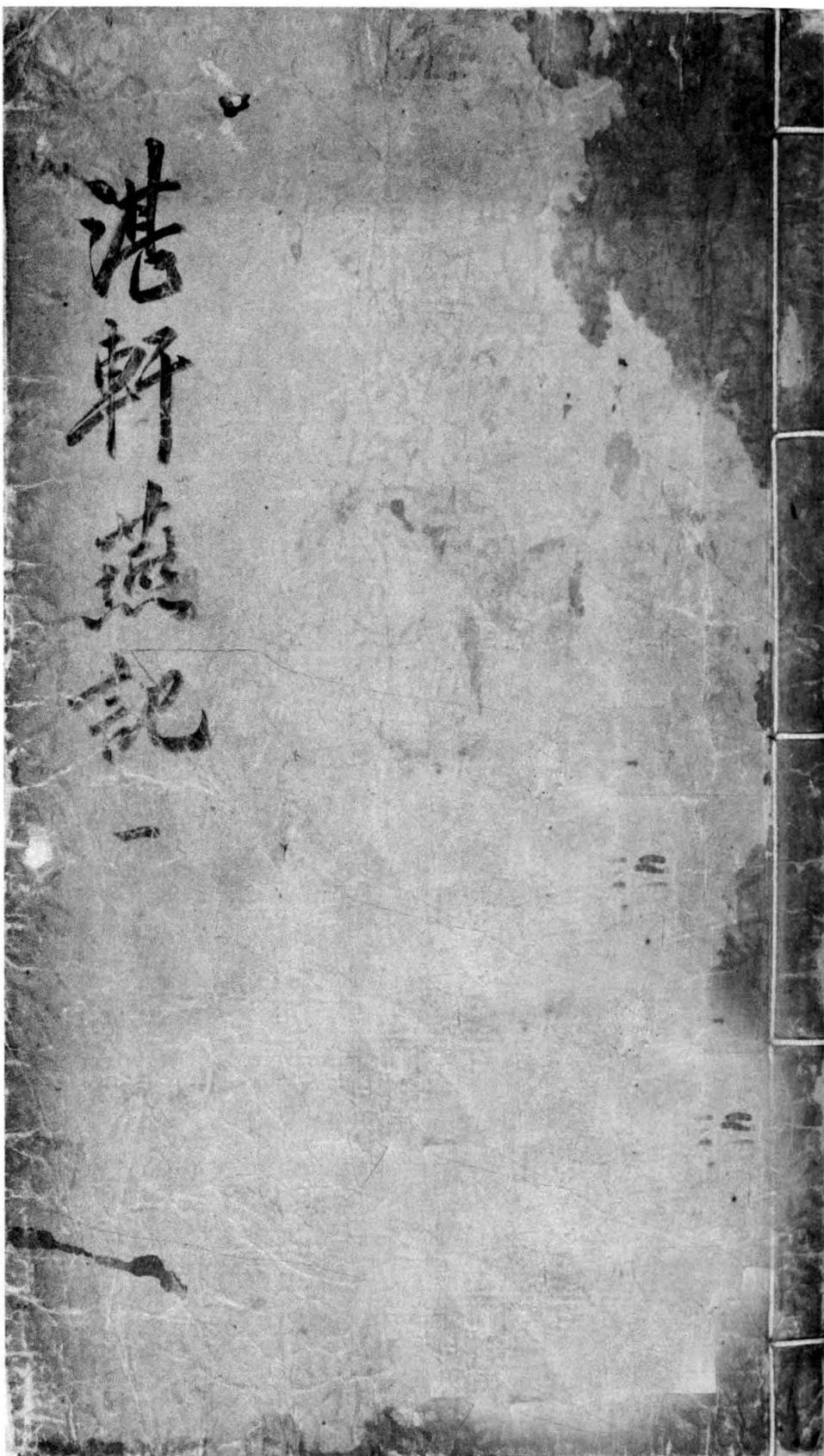
注意的是，在第一卷的「劉鮑問答」中，還留下了洪大容參觀北京一座天主教教堂的記載，對教堂的外部建築、內部佈局以及天主像、風琴、自鳴鐘等有細緻生動的描繪。總的來說，作者以知性的觀察力、敏銳的眼光觀察中國的風俗、實情，並分析了乾隆帝時期的清朝文化，為後人瞭解中國文化以及北京城市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洪大容的細緻觀察和周詳記述，使得《湛軒燕記》被譽為遊記中的典範，另一位燕行錄作者金景善在其《燕轅直指》一書中將《湛軒燕記》與《老稼齋燕行日記》、《熱河日記》並列，盛贊為成就最高的燕行錄。而洪大容聲情並茂地記述了自己與中國學人交往的過程，則成為當時中朝學人間交往的佳話，在朝鮮國內廣為流傳，尤其對朴趾源、李德懋、朴齊家等北學派知識分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激發了他們對中國之行的興趣和向往，並由此產生了更多的燕行文獻。當然，對於中國研究者而言，它更是為我們留下了一筆能够借以直觀認知清代中期中國社會文化實景的寶貴歷史資料。

安大會(成均館大學漢文學科  
教授)

朱坤容(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博士後)





卷37674

湛軒燕記一目錄

吳彭問答

蔣周問答

劉鮑問答

衛門諸官

兩渾

王舉人

沙阿郭生

十三山

宋舉人

舖商

太學諸生

張石存

葛官人

琴舖劉生

湛軒燕記一

吳彭問答

正月初一日朝參既罷使行出午門余迎候季父于門右  
仍會坐于西月廊前路一行正官皆以帽帶環立時千官  
次茅退朝見使行多聚觀有兩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數  
珠觀良久不去兩人皆年少儒雅相顧語甚喜及使行起  
身出兩人又先後行下輦忘有呵叱亦相視笑無慍色至  
端門外使行坐輶床少休兩人又佇立于前路聞其相與  
語多及衣帽之制余進問曰老爺熟着我們何意兩人笑  
容可掬曰着貴國人物與衣冠余曰我們衣冠比老爺衣  
冠何如兩人皆笑而不答問其職皆曰翰林問其姓一姓

吳一姓彭兩人又問使行及諸譯帽帶者職名余略以實對問其居吳山東人彭河南人問其見住城中何處兩人答語不可解時清譯邊翰基在傍使翰基以滿語問之皆曰未學滿語將招他譯問之適有諸王二人騎馬出端門呵衛甚盛使行又起身忽忽不暇問只舉手為禮而別歸館念兩人雖屈身胡庭喜見我輩衣冠必有所由也欲一往訪未詳其居館西有庶吉士館使馬頭世八探問馬歸言翰林有多官吳彭兩姓為數三人不辨為誰某云乃購得縉紳某一部考見兩人職名果為翰林檢討官吳名湘彭名冠使世八更以遍探于城外十數日而得彭冠家語門者以求見之意門者云隨老爺朝參歸果見老爺與俗

湛軒燕記一

老爺打話憇憩歸後兩老爺累語及不能忘苟有意來訪  
兩老爺必喜而過望但老爺適出歸當告此意與吳老爺  
掃門而待明日須早來無悞二十日率世八僕驥出前門  
行數里至其家止于門外店舎使世八先報即出言翰林  
已下堂候門矣乃入門少西行至中門彭冠果出迎舉手  
致意引余先行辭謝而行由屏牆而左吳湘亦下階迎揖  
皆懽笑有喜色至階讓登彭冠輒挽余先登上堂分賓主  
設椅而坐吳湘在彭冠之上堂可五六間北壁置書卓籤  
軸秩然東掛一幅畫障下置古董數器中有畫瓶橫假花  
一枝西有戶垂錦簾意主人所寢處也略以語致寒暄侍  
者進茶仍置筆硯及紙于卓上余先書曰上朝歸路乍瞻